

失忆之殇与重塑之旅： 论《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埃科的符号叙事

王伟均 于晓峰

内容提要：埃科的小说，是埃科将其符号学理论付诸实践的文学案例，他的每一部小说都以蕴含丰富意义的符号展开文本的叙事。《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是埃科运用符号进行文本叙事，阐释其符号学理论的典型案例。围绕主人公亚伯这个失忆症患者，埃科生动地展现了20世纪30—40年代意大利人民的生活文化以及反法西斯运动的情景。本文通过聚焦小说中埃科的符号叙事，探讨埃科是如何通过亚伯失去记忆、寻找记忆与恢复记忆三个层面，实现文本符号系统的形成、符号阐释系统的运作，以及符号意义系统的生成。同时考察埃科进行符号叙事的动机，以及其历史观与文学观的体现。

关键词：翁贝托·埃科 《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 符号叙事 阐释 试推法

作者简介：王伟均，暨南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族裔文学与比较文学；于晓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符号学与文化传播。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翁贝托·埃科符号学理论研究”（项目批号：16BWW005）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翁贝托·埃科文艺思想研究”（项目批号：12YJC752038）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Agony of Amnesia and Passage to Memory: On Eco's Semiotic Narrative in *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ABSTRACT: Umberto Eco's novels exemplify how he puts his semiotic theory into practice, each weaving a narrative with signs that contain rich meanings. *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in particular, showcases his expertise in this wise. Centering on the life of Yambo Bodoni, an amnesiac, the novel represents Italian people's cultural life

and anti-fascist movement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is paper examines Eco's semiotic narrative to discuss how he builds a sign system, operates an interpretation system and generates a semantic system in the novel through Yambo's losing, seeking and restoring of memory. The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motive of Eco's semiotic narrative and his view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Keywords: Umberto Eco, *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semiotic narrative, interpretation, abduction

Authors: Wang Weijun <weijunzi207@163.com> is a Ph.D. candidat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510632), specializing in ethnic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Yu Xiaofeng <yxfyxx1115@163.com>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a deputy researcher at Media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China (518060), specializing in semiotics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studies.

DOI: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16.04.014

翁贝托·埃科 (Umberto Eco, 1932—2016, 又译: 安伯托·艾柯, 乌蒙勃托·艾柯等), 是国际知名的学者型小说家, 惯于将小说创作与符号学理论研究交错行进, 依托理论基础为小说创作提供指导和借鉴, 小说创作又为理论研究提供实践与证明。埃科的每一部小说, 都以蕴含丰富意义的符号展开文本的叙事。早期小说《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 1980) 与《傅科摆》(*Foucault's Pendulum*, 1988), 是埃科以符号叙事实践其符号学理论的典型例子。在某种意义上, 埃科的小说“皆可视为其高深理论的通俗版教科书, 它们本身就是关于符号系统的符号系统, 关于阐释学的阐释学, 是艾柯借以表现自己学说理论的文学载体”(马凌, “后现代主义中的学院派小说家” 120)。他的第五部小说《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La Misteriosa Fiammadella Regina Loana*, 2004; 英译 *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2005) 自然也不例外。小说围绕一个失忆症患者的记忆, 以离奇玄妙的符号叙述, 生动地展现了 20 世纪 30—40 年代意大利人民的生活文化以及反法西斯运动的情景。在小说中, 埃科通过繁复的符号系统设置, 符号阐释系统的运作以及符号意义系统的生成, 再现了小说主人公失去记忆的痛苦、寻找和恢复记忆、重塑自我的艰难过程。本文主要通过聚焦小说中埃科的符号叙事, 探讨埃科是如何从主人公失去记忆、寻找记忆与恢复记忆三个层面, 来实现文本符号叙事的各个环节。同时考察埃科进行符号叙事的动机, 以及他的历史观与文学观的体现。

一、记忆的丧失与符号系统的形成

埃科一贯主张符号学应该在实践中冒险, 并以此作为其小说创作的蓝图。而想要建构一个繁复的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小说文本, 首先必须设置一套为其叙事服务的符号系统, 如“玫瑰”系统之于《玫瑰之名》, “火”系统之于《波多里诺》。在这些小说中, 符号系统往往还会结构成一个诸多符号彼此关联与交错的根茎式网状迷宫 (Rootstock Labyrinth)。这样, 小说的符号叙事就有了展开的基础与环境。

《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符号系统的形成, 发端于一场中风事件。年近 60 的意大利古籍书商亚伯·博多尼 (Yambo Bodoni)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中风后患上了失忆症。但他的症

状十分独特,“他一方面有着对于外部世界的百科全书式的记忆,另一方面却对自己生活、经历的历史毫无记忆”(海舟子 38)。这意味着亚伯依然能够自理生活,且拥有着丰富的知识体系。知识是一个巨大的符号编码系统。作为一种按照社会约定观念化了的事物,知识在一定语境中,以接受者感觉到的形式指代他物时,就会成为具有意指功能的代码,用于符号交流。代码作为一种符号学意指系统,在埃科的符号学理论中具有自己的组合规则,“这些规则预告了对应于种种解释的通讯环境”(李幼蒸 581)。于是一方面,个人历史记忆缺失的困惑与痛苦,必然驱使亚伯展开寻找记忆、重塑自我的艰难旅程;而另一方面,强大的外部世界记忆就成为这一过程中符号交流的重要代码系统和辅助工具。小说中的符号系统,便在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下渐次形成。

埃科的符号学理论认为,符号指代他物“未必非存在不可,或实际就表现在符号介入进来以代表它的时候”(艾柯,《符号学理论》5)。这表明,埃科的符号表征并不强调实虚,符号既可以是实在物,也可以是想象虚构体。一个符号只要在得到接收后产生效果或达到某种目的,它就是一个有意义的符号。因此,在小说的书名上,埃科就预先设下了一个重要的意象符号——“神秘火焰”。在文本内,它以一种震颤的方式出现在亚伯失忆后的反应中,“当某些过去的认识使他震撼时,他就认为这种震撼是一种激情火焰”(“Interview with Umberto Eco”)。如此,火焰就成为启发、联系亚伯记忆与其他符号之间的一种重要讯息识别符。当某一与过去记忆相关的景或物,触及亚伯的心灵或神经,就会作为可能唤醒记忆的符号被识别出来,成为寻找记忆的线索。“火焰”在小说中多次出现,贯穿整个文本。第一次出现在亚伯不经意间哼唱情歌的内心震颤,熟悉的情歌很快被亚伯识别为过去记忆的一段符码。此后又出现在如亚伯听到猫头鹰的叫声时,亚伯进入父母的房间时,以及再次昏迷中亚伯彻底明白燃起火焰的真正原因时。它实际上一直是识别某些记忆符号的媒介,也是贯穿小说最重要的叙述元素之一。

在识别某些与亚伯记忆有关联的符号并启发他做出反应方面,埃科设置了意象符号“神秘火焰”。相对应,埃科又设置了另一个意象符号“雾”。当亚伯对某些记忆符号完全无感,无法建构联系,导致记忆出现盲点而迷惑时,他就会感觉身处或坠入雾中。埃科曾谈到,“雾是记忆丧失的一个必然隐喻”(“Interview with Umberto Eco”),它既暗示着某段记忆的缺失,又隐藏了某些记忆本身。而且同时,亚伯每历经一次“雾”,他就会重新审视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和材料,反思自己前进的方向。因此,“雾”也起到了对某些可能导向误区的符号和线索做出终止的作用。“雾”同样贯穿于小说始末,从小说开头亚伯初次昏迷感觉自己身在雾中,到结尾亚伯再次中风昏迷,在迷雾的记忆中追忆从前、思考人生,它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想象。

小说中还有其他的意象符号,如到《三朵玫瑰旅馆》一节才出现的“玫瑰”,三朵玫瑰分别指称为丽拉(Lila)、保拉(Paola)和西比拉(Sibila),象征女性和爱情。这些意象符号,或者在某些符号与记忆之间建立识别和联系,或者暗示某些记忆的缺失、终止可能具有误导性的符号与线索,从而成为推进小说符号叙事往深处发展的重要符号。正是基于这些意象符号,埃科才得以将那些直接承载记忆功能的符号陆续注入文本的叙事之中,使亚伯找寻记忆的故事在符号叙事中循循展开。这些直接承载记忆功能的符号,主要体现为与亚伯记忆十分关联的具体物件,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带有亚伯个人生活与情感印记的符号,如香烟盒、香粉盒、锡制青蛙、玩具熊、蓖麻油瓶、卡片等,都有其特定的指代性,背后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往事与记忆。它们的存在,埃科以碎片的形式布排在小说中,彼此关联且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成为

拼贴亚伯记忆不可缺少的重要符号类别。另一类则是与亚伯学习成长相关的大众文化符号。如陆续在家乡故居特别是祖父书房和阁楼发现的系列书籍、报刊杂志、画册相集、收音机、留声机、唱片等,是意大利墨索里尼时期大众文化形式的体现。这些不同形式的记忆符号,组成了一个横向组合发展的文本符号系统,与意象符号纵向交错,形成了一个众多符号纵横交错、彼此关联的符号系统。

小说中的这个符号系统,体现出了埃科“网状迷宫”的特征,它的构造过程本身就是符号生产的过程。小说中,亚伯祖父的阁楼与书房,是这类迷宫的具体体现。阁楼与书房中各类书籍与资料,随着亚伯的介入纷纷成为其寻找记忆的符号,它们彼此关联交错,结成网状的迷宫,构成埃科文本符号叙事的基础,也成为展开叙事的主要环境。

二、记忆的找寻与符号阐释系统的运行

符号系统与网状迷宫的形成,为小说中埃科的符号叙事奠定了基础和环境。但是,符号系统内部的众多符号,虽然被直觉地识别出来,却由于亚伯的失忆,实际上依然处于一种意义不明确的状态。也就是说,符号系统内部的任意符号,其本身并不能替代事实,只是具有导向事实的指示性,而且指向也不明确。

埃科认为,物成为符号取决于“意义”,而意义又取决于“解释”。换言之,“符号依靠解释成为自身,事物因解释成为符号”(唐小林 13)。因此,要想使已然形成的符号及符号系统产生意义,就必须对意义尚不明确的符号做出解释。因此,埃科为文本的符号叙事开启了推动故事情节的起点,即解释符号。因为,一旦符号的意义解释趋向可行,也就意味着符号阐释系统运行的开始。符号阐释系统的运行,亚伯找寻记忆的情节过程才能得以推进。

然而想要实施符号的阐释,必须重估符号意义不明确的状态特点本身。它实际上彰显了符号学中“符号空位”(Sign Vacancy)的基本原理,即“符号是有待于人们通过推测、预设加以填充的空位”(孙慧,《符号的衍义与意义的生成》179)。如小说中《阁楼八日》一节中,亚伯在祖父的图书馆藏书中找到各种带插图的故事书,认为它们是与童年记忆有关的一类符号,而且“所有这些书都讲述了同一个故事”(Eco, *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141)。但是他又无法清楚故事的具体意义,于是这类符号就成为有待弄清意义的符号空位。接着他又认为自己真正的记忆档案应该从以前的教科书和笔记本这类符号中寻找,但是当他发现笔记本里有效忠法西斯的作文时,笔记本所承载的意义又不确定起来,于是出现新的符号空位。诸如此类的符号空位,随着亚伯寻找记忆的过程而陆续出现,等待着亚伯一个个做出阐释。

为了解决符号空位,成功解释符号的意义所指,埃科援用了符号学中“解释项”(Interpretant)的功能,将其赋予已建构的符号系统中的一些符号。在符号阐释的过程中,它们“承担符号的载体、标引、定义、情感联想和直接意指等多种功用,也可以与某一符号载体的外延与内涵相吻合,即用来解释任意的符号”(孙慧,《艾柯文艺思想研究》103)。然而,解释项的确定同样存在着符号空位的问题。“为确定符号的解释项是什么,就必须根据另一符号加以指明,而这另一符号又依次拥有由另一符号加以指明的另一种解释项,诸如此类”(Eco, *A Theory of Semiotics* 68)。这样一来,解释项就会进入一个无限符号化的过程,导致意义的无限延伸。

如亚伯寻找初恋情人丽拉记忆的过程,充分地体现出埃科运用解释项填补符号空位的方法,但同时又制造出了无限符号化的过程。亚伯关于丽拉的最初记忆,出于一首情歌,但是亚伯不明白这首情歌为什么令他感动得落泪,于是情歌的意义出现缺失,情歌成为符号空位。接

下来,情歌这个符号空位开始经过情诗、侦探小说《三朵玫瑰旅馆》、玫瑰、莎士比亚全集、莎翁的画像、玩偶、面纱、音乐剧女主角这一系列具有解释项功能的符号逐次阐释,但是即使到了故事的结尾,亚伯都无法看清丽拉的脸。最终,丽拉是否真的存在,也是一个未解之谜。

那么,如何才能使符号空位得到有效而又准确的填充?埃科巧妙地运用了试推法(Abduction)。试推法是一种传统的推理方法,是对某一事件或现象进行预测性推断的方法,由皮尔斯(C.S. Peirce)最早提出。埃科认为,“推论是所有符号现象的基础”(Eco, *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8)。符号本身蕴含有推论性质,而推论正是试推法的基本原理。在埃科看来,试推法的优势在于它凭借假定性的推测和有针对性的检验,形成预测、检验、再预测这样一个迂回往复的循环过程,使得事物间因果联系得以确定,符号空位得以填充,符号得到合理阐释,意义得以生成。他将这一方法模式称之为“百科全书式阐释模式”。这样,符号的阐释系统就可以维持稳定的运行,而埃科的符号叙事也有了不断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方法和手段。

试推法与福尔摩斯的推理方法密切关联。“福尔摩斯使用的方法并不是严格的逻辑意义上的演绎法,而是皮尔士称之为‘试推法’的一种特殊推理法”(西比奥克 10)。皮尔士认为,福尔摩斯依据对细小事物与细节观察和研究所得进行的猜测、假设和推理,其实质就是对符号的使用。侦破案件的过程犹如符号的阐释过程,为符号找寻意义,推论或猜想是必经的过程,需要借助直觉与联系不同符号。亚伯这一主人公的塑造,体现出了埃科一贯将小说主人公塑造为如同福尔摩斯一样具有丰富知识与敏锐推理能力的角色特点。亚伯完好无损的外部世界记忆,不仅没有因他个人生活历史记忆的丧失而受到影响,反之变得更加强大,大脑贮存的知识更是大放异彩。他不仅因此拥有惊人的知识记忆能力,而且能够鉴别名画真假,被医生惊叹为百科全书。

这样,通过解释项与试推法所构建的“百科全书式阐释模式”以及福尔摩斯般的主人公,小说中的“网状迷宫”就有了一个持续阐释符号意义的符号阐释系统,和一个福尔摩斯式的侦探推理情节。文本的符号叙事不仅得以维持故事情节向前发展,而且曲折跌宕、妙趣横生。亚伯寻找记忆的过程,于是就巧妙地演绎成一个符号阐释得以不断预测、检验、再预测循环推理、寻找记忆迷宫出口的过程。在小说中,亚伯从接受妻子保拉和朋友建议,回到家乡索拉那(Solara)寻找记忆的那一刻开始,符号阐释系统就已伴随着符号系统的展开而开始运行。如亚伯在家乡老屋对祖父的阁楼和小礼拜堂的追索;对侦探小说、冒险故事、教科书和笔记本等线索与学生时代记忆关系的细察;采用历史与比较的方法对文化符号与成长历程的历史考证等,都历经了一个个符号阐释的过程,并在试推法的操作下不断得到检验。其中,最精彩的当属“大峡谷”故事,形成了“雾”—“大峡谷”—“悬崖”—“游击队”—“格瑞格诺拉”(Gragnola)这一连串符号依次阐释的过程。

符号阐释系统的运行,最终促使小说中的符号与符号的阐释形成一个共生共存的系统,共同推进文本故事情节的发展。这个过程中,亚伯的个人历史与意大利二战时的历史,以碎片化的形式被陆续阐释出来,等待着重塑为一个整体。

三、记忆的恢复与符号意义系统的生成

符号阐释的过程,同时也是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在符号与符号阐释共生系统的作用下,那些关联亚伯记忆的符号陆续得到阐释,带着昭示亚伯记忆的特殊意义,成为组成亚伯记忆的

一块块碎片。但是,符号阐释系统的运行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这样的话,埃科的符号叙事就可能因为解释项的无限符号化而导致小说情节没有终点,丧失叙事的意义,亚伯的记忆也只会不断增加记忆碎片而始终无法组成一个完整的记忆体。因此,埃科必然要在合适的时候终止符号阐释系统的继续运行,使符号系统诸符号的意义系统化,从而为文本的符号叙事寻到一个结点。

于是,亚伯再次中风了,这一次他完全陷入了昏迷,但他的思维却异常的活跃。在一种方生方死、亦生亦死的昏迷状态中,他的全部记忆似乎突然恢复了,所有的往事都浮现在他的脑海。亚伯重新经历了童年的梦想与悔恨、初恋的甜美与苦涩、失去良师益友的郁闷与悲伤,以及战后的希望与惆怅,最终找回了记忆,完成了一次自我重塑之旅。这样,所有的记忆符号随着记忆的恢复都有了对应的历史事实,并通过亚伯的回忆被系统化地联结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符号的意义系统由此而生,埃科通过符号叙事建构起来的符号迷宫最终实现了意义与内涵的多元化。

这种通过符号建构符号迷宫的叙事策略实现的第一个重要意义,是埃科对意大利二战历史的重新审视。亚伯的自我重塑之旅,通过多种符号的重新编码与阐释,在有限的时空里,还原了一个过去的世界——20世纪30—40年代意大利人民的生活文化以及反法西斯运动。小说中描写的大量情节,如童年亚伯竟然写文章赞扬法西斯、想要参军效忠法西斯的情节,祖父受到法西斯分子迫害喝下导致腹泻的蓖麻油的情节,以及少年亚伯的好友格瑞格诺拉在大峡谷杀死德国士兵然后自杀的情节等,和亚伯深刻的童年、少年和青年的记忆纠缠在一起,重新探索了一个国家、社会、民族和普通大众在法西斯特殊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埃科提及童年时曾说过:“在我10岁之前,我在学校接受的是法西斯教育,他们向我灌输了很多阴谋论”(转引自石剑锋 B04)。因此,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最靠近埃科生平的一部小说,“它是关于意大利20世纪的一次回眸,甚至是埃科经过了掩饰和虚构的自传”(邱华栋 191)。通过它,埃科建构了一部不仅是个体也是一代意大利人的心灵传记。

这一重要意义的实现,体现了埃科强调符号阐释应当注重“历史之维”建构“历史符号学”的主张。不仅如此,埃科又主张把符号学视为一种文化研究的逻辑学,认为“全部文化必须作为一种符号学现象而进行研究;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作为符号学活动的内容而加以研究”(艾柯,《符号学理论》25)。而使小说实现这种“文化逻辑学”上的意义,恰恰是埃科通过符号叙事建构符号迷宫所实现的第二个重要意义。

埃科的“文化逻辑学”认为,“符号与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内涵相关联,每个时代的每种艺术形式的符号结构,揭示了当时科学或文化‘观察现实’的方式。”(马凌,《诠释、过度诠释与逻各斯》35)这就意味着通过一个时代的各种艺术形式符号,就可以从更细致更深入的层次,进一步审视一个社会某一时代的历史。因此,小说中亚伯在寻找记忆、重塑自我的过程中,对大量书籍、笔记本、漫画、唱片和邮票等的介绍、描述和研究,实际上是对意大利那个时代大众文化形式所做的符号化梳理,是观察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方式。

更为重要的是,埃科通过小说文本的符号叙事,阐释出了这些文化符号背后的意识形态特征,对历史的真相做出了新的探究。埃科认为,符号产生意义受制于历史与社会的各种惯例,即文化场域的限定。在《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这个文化场域就是二战期间的意大利。小说中的很多文化符号,如教科书、笔记本、漫画等,经过阐释之后,都可以清晰地鉴别出已被时代赋予的意识形态特征。它们是法西斯意识形态下现实存在被异构和曲解的媒介物,反映

了历史叙述的双重性。因此,对这些大众文化符号的阐释,更能够接近历史的真相。埃科正是从这种历史可以多重解读的角度,借用普通大众的文化与历史,展现了意大利现实问题的不同维度。

然而,历史的多重解读,必然导致真相的多维,随之产生的是意义的不确定性。《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表面看似一部简单的自我重塑的故事之书,实际上却从符号的角度思考着历史中那些和我们自身密切相关的断裂和他性,探讨着意义的不确定性问题。这也是埃科通过符号叙事建构符号迷宫,所实现的第三个重要意义。不确定性问题是当代西方社会的焦点问题,埃科曾经说过,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人类生存状况的含糊性,“已经成了作品的一个明确目标,已经成了一种需要优先于其他价值而实现的价值”(艾柯,《开放的作品》2)。

《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这一符号迷宫在多方面表现出了不确定性的存在。亚伯的“不可靠叙述者”身份是其最突出的体现。整个小说由亚伯讲述,但他却是个失忆者,而且他最终在昏迷状态中复苏的全部记忆和回忆起的所有往事,充满着含混性,他自己也不清楚到底他是在做梦还是在回忆,一切都是曾经存在过的还是仅仅是他的幻想。他依然在问自己:“如果存在于我之外的一切是一个平行宇宙,那么谁能知道其间发生了什么又正在发生着什么?”(Eco, *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418)。又如小说的结尾,亚伯并没有见到初恋少女丽拉的面容,而是继续陷在寻找丽拉与不断质疑其真实性的状态中,实质上消解了此前的自我建构。从而使小说的结局与意义被悬置,此前亚伯侦探式的自我重塑过程也在结局中被解构。这种意义的被悬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是另一场精彩的符号推理过程的开始,新的关联性符号会被发现,此前建立的关联会被改进或修正,新的价值与意义会得到重构,亚伯的世界又会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这一点,可以说体现了埃科开放、联系且综合的思维方式,实现了他“开放性作品”(Open work)的主张。

于此,埃科透过小说的符号叙事,解释了历史意义的建构有如符号的阐释,其过程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再一次质疑了历史呈现的问题,既完成向历史和政治的批判式回归,又阐释了他小说主题中所体现出的世界观。在埃科看来,讨论历史真实性的意义甚微,通过历史再现赋予过去事件以意义,才是更加应该予以关注的问题。这是埃科通过他的符号叙事,在历史叙述的真实与虚构间寻找着书写宽度的缘由所在。

结 语

《洛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再一次凸显了埃科符号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相结合的典型特征,体现了埃科小说符号叙事的纯熟技巧。同时,也再一次证明了有关其小说“代表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试验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只有少数的学院派思想家能够企及”(Bondanella 14)的高度评价。小说的书名本身就具有无限的符号性,表明了文本开放性的同时,也指涉了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丰富内涵。在结构上,主人公通过特定的符号讲述自己或他人的经历,不断地填补符号空位,体现了埃科符号学的基本原理。情节的设置则体现了埃科符号阐释学的特征,重构自我的过程,实际上是作为符号化了的记忆碎片在相互关联的阐释中确定意义与记忆完整性的过程。小说的主题更是体现了埃科通过符号叙事重新呈现历史、阐释历史和重构历史价值的历史符号学与文化逻辑学的理想。此外,贯穿小说中的象征意象符号、具有诠释特征的文化形式符号等,都暗含了丰富的符号学原理,丰富了埃科在小说中的符号叙事。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Bondanella, Peter. *Umberto and the Open Text: Semiotics, Fiction,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7.
- Eco, Umberto.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76.
- . *A Theory of Semiotics*. Trans. Lu Depi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1990.
- [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 . *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4.
- . *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An Illustrated Novel*. Trans. Geoffrey Brock. Orlando: Harcourt, Inc., 2005.
- . *The Open Work*. Trans Liu Ruting.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05.
- [安伯托·艾柯:《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 Hai, Zhouzi. "Eco Published New Work: 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Foreign Literature Trend* 5 (2005): 38.
- [海舟子:《埃科出版长篇新作〈神秘的火焰女王罗阿娜〉》,《外国文学动态》2005年第5期,第38页。]
- "Interview with Umberto Eco, Author of *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Umberto Eco Official Website*(2004). <<http://www.umbertoeco.com/en/harcourt.html>>.
- Li, Youzheng.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Semiotics*.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06.
-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6年。]
- Ma, Ling. *Academic Novelist of Postmodernism*.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 [马凌:《后现代主义中的学院派小说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 . "Interpretation, Excessive Interpretation and Logos: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Deep Theme of *The Name of the Ros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 (2003): 34-40.
- [马凌:《诠释、过度诠释与逻各斯——略论〈玫瑰之名〉的深层主题》,《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第34-40页。]
- Qiu, Huadong. "Umberto Eco—The Contemporary Leonardo da Vinci." *Fiction World* 3 (2009): 186-92.
- [邱华栋:《翁贝托·埃科:当代“达·芬奇”》,《小说界》2009年第3期,第186-92页。]
- Sebeok, Thomas A., and Jean Umiker-Sebeok. "You Know My Method": *A Juxtaposition of Charles S. Peirce and Sherlock Holmes*. Trans. Qian Yi and Lv Ch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 [托马斯·西比奥克·珍妮·伍米克—西比奥克:《福尔摩斯的符号学:皮尔士和福尔摩斯的对比研究》,钱易、吕昶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 Shi, Jianfeng. "Italy Is No Longer a Country of Knowledge." *Oriental Morning Post* 1 Dec. 2011: B04.
- [石剑锋:《意大利不再是知识的国度》,《东方早报》2011年12月1日,第B04版。]
- Sun, Hui. *A Study on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 of Eco*. Diss. Jina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2009.
- [孙慧:《艾柯文艺思想研究》(博士论文),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
- . "Semiosis of Symbol and the Generation of Meaning: Umberto Eco's Semiotics." *Seeker* 4 (2013): 177-79.
- [孙慧:《符号的衍义与意义的生成——安贝托·艾柯的符号学理论》,《求索》2013年第4期,第177-79页。]
- Tang, Xiaolin. "Adventure in the Possible World: A Survey of Semiotic Aesthetics."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 (2013): 8-16.
- [唐小林:《历险可能世界:百年符号诗学概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8-16页。]

(责任编辑:李菊花)